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二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上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長上聲操七刀反

陳氏澔曰謀於長者謂往就長者而謀議所爲也長者之前當執謙虛不辭讓非事長之禮

彭氏曰古之養老乞言授几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欲言政者君就之國家優禮賢者猶爾況少者乎

姚氏際恆曰操几杖以從之此寫意法蓋以示不可

與謀于敵者同耳

姜氏兆錫曰謀于長者謂就而謀議也不辭讓爲非禮明當謙虛也應氏曰操几杖以從非謂長者所無也執弟子之役其禮然耳　又曰此章言事長者之禮

方氏苞曰謀非講問之比或長者欲避人而語不可煩他人代操几杖也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凊七正反省息井反

朱子曰溫凊固有冬夏之異然一日之間亦當隨時

細察其溫凊之宜

朱氏申曰於相儕之衆相抗之等猶且不爭則他可知

吳氏澄曰昏定晨省所以養其親在醜夷不爭所以安夫親

姚氏際恆曰在醜夷不爭解者皆以一朝之忿忘身及親爲說未免太粗且與冬夏晨昏居家之節不類而醜夷二字亦未醒不若取棠棣詩之義言之一家之中妻子兄弟所謂醜夷也好合旣翕所謂不爭也而父母其順矣

姜氏兆錫曰爲人子謂父在時也後皆放此惟爲人子者父母存節兼存殁而言耳溫以禦寒凊以致涼定其衽席省其安否此四者正言孝之事也醜類夷平也猶言同類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故一於遜讓此推言孝之理也

方氏苞曰冬室嚴密則皆可溫若室之涼必寬閒深靜非窶人所能構故於夏曰凊如蚊虻咋膚貍蟲毒物之潛隙青蠅之污几席非除室薰洒使潔淨清虛則寢興不能安靖也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

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朱子曰若天子之賜爵秩所當得豈容不受疑亦受之而不乘若叔孫之賜輅耳

陳氏櫟曰孝爲百行之原稱其孝者出乎鄉黨州閭之公論則孝弟慈信皆孝者之所兼脩故各隨所見而稱之

吳氏澄曰胡氏蓋謂人之所以與人者有三輕則貨財重則衣服最重者車馬爲人子者已仕有祿而欲以物與人如貨財衣服猶可白之父而稱尊者之名

以與之車馬重物有父在則人子不敢以之與人也

三賜不及車馬與坊記饋獻不及車馬同意

姚氏舜牧曰于兄弟親戚必加恩焉同官之僚友必致遜焉同志之執友必推心焉泛接之交遊亦不忍欺焉而稱其慈其弟其仁其信者莫不從之無往非孝之推故其稱爲最廣也

萬氏斯大曰賜者上與下之稱諸家解爲錫命非也錫命典禮賜物隨意三賜至再至三也玉藻云親在行禮於人稱父內則云不敢私與爲人子而有車馬既貴顯矣其以父命賜物于人雖至再三亦不可及

于車馬蓋車馬至重非他物比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與此同　又曰此必其平日有孝慈仁弟信五者之實然後能有是稱若止是三賜不及車馬未可卽爲純孝人亦未必遂稱之故愚謂五句之首當有闕文蓋此篇集他書要語成篇朱子謂大意相似而文多不屬是也

姚氏際恆曰三賜不及車馬鄭氏以不及爲不受按及字不可訓受又妄援僞周禮大宗伯三命受位之文以三命爲三賜以受位爲受車馬尤謬且君賜安可辭凡卿大夫有父在者悉不得乘車馬而徒行矣

必不可通郝仲輿謂三賜三命雖有車馬入里門不乘以不及爲不乘亦牽强按坊記曰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此處語意與同當卽是其解但三賜二字終覺鶻突更詳之

朱氏軾曰三賜作以物與人解未是不以物與人非人之所難鄭注不敢比踰于父自卑遠于君眞仁人孝子之用心但君賜未可辭若因不受車馬并不受位亦無此理朱子謂受而不用最當　按此節承上節謂如此之人方可謂能孝不但能孝而且能慈能弟能仁能信

姜氏兆錫曰不及謂不敢受也周禮大宗伯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則有車馬之賜而備尊貴之體矣今不及車馬者君之有賜所以禮其臣子之不受不敢踰于親也二十五家爲閭五百家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州閭鄉黨稱其孝而餘皆稱其慈弟仁信者孝之所該者大猶孝經不敢慢不敢惡之意也慈猶愛也僚友同官者執友同志者交友則泛言來往者而已　又曰孔氏曰坊記云父母存饋獻不及車馬蓋車馬重器也親所無子不敢受於人親所有人不敢予於人辭親而不加奉親而不敢專其義

一也事宗子不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以寡約入庶子正於公族雖三命不踰父兄也況父母乎知此則事親之意誠矣朱子曰左傳魯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路豹以上卿無路而不敢乘疑出亦謂受而不敢乘耳若尊者之賜又爵秩所當得豈容獨辭而不受耶

李氏光坡曰兄弟以慈相望僚友以次相序執友以仁相勗交游以信相資人能孝則於此四者各當其分故隨所得而稱之州閭廣言自兄弟以下則以親疏遞遜為序

方氏苞曰不曰不受而曰不及何也君之命賜雖固辭終不能不受特不敢乘耳內則支子有歸服器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如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家況父母乎不言車服何也服王事與國事必以命服惟車可乘覲禮侯氏乘墨車春秋傳魯叔孫婼聘於周王賜以三命之路季孫使勿以葬杜洩曰若生不敢服死又不以葬將焉用之此受而不乘之明徵也其兼言馬何也卿乘夏縵則馬之纓勒各有等級明矣

馮成章問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夫古之仕者一

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一命之榮亦足顯親況車馬不受得毋虛君之賜乎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則車馬亦不容盡卻矣或曰車馬尊貴之物子不敢受之以並于其親然則爵貴之尤者也父爲士子爲大夫亦何嫌于並乎舜禹受人之天下而況車馬乎世駿答曰孔疏云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車馬是安身身安不關先祖故不受且父子爵有尊卑是量能授官辭之不得車馬是外而炫赫之物故可以辭不敢以富貴加于先人也車馬其家仍有但君賜之則不受耳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行下孟反

陳氏澔曰謂之命之也

姜氏兆錫曰父之執謂父同志之友也謂命也敬之同于父也此以上亦推言之也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夫音扶告古毒反

陳氏櫟曰人子事親出必告以所之還必見其父母之面有常遊必有方也有業所學必有正業二者恐貽親之憂辱也

陳氏澔曰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他用也

姚氏舜牧曰遊朋燕辟最壞人心術游手好閑最蕩人心志惟游有常乃無匪人之比習有業乃無非禮之為人子守身最宜三覆此語

朱氏軾曰人子依依膝下一刻不能離出能不告反能不面乎面與告同當其出也喁喁細語叮嚀不休故不言面而言告其反也融融相對喜形於色故不言告而言面遊與習一意有常者自有業人情生子莫不冀其成立克家若忽東忽西飄泊無定游手好閒不務生業父母之憂乃大矣一說云遊兼所到之

處所交之人言亦通

姜氏兆錫曰出則造遑反則告歸遊有常謂身不他往習有業謂心不他用方氏曰有常者慮貽親之憂有業者慮違親之志也

恆言不稱老

陳氏澔曰恆言平常言語之間也

黃氏震曰不敢自老恐傷親心也

朱氏軾曰人子愛日之誠一則喜一則懼喜懼迫於中形於色而卒不忍出諸口此所以不稱老也恆言猶云凡言蓋無一語及此耳孔氏謂不自稱老非黃

氏謂對父母言須避諱老字亦非

姜氏兆錫曰恆常也不稱老者嫌尊同於親且恐親覺其過老也古老萊子爲童子於親者以此而已此以上所習必有業亦推言之餘皆正言之也　又曰此章言事親之禮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長知兩反下並同

朱子語類問年長以倍則父事之這也是同類則可曰他也是說得年輩當如此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德之高下但一例如此否曰德也隱微難見德行底人

也自是尊敬他又問如此則不問年之高下但有德者皆尊敬之曰若是師他則又不同若朋友中德行底也自是較尊敬他

胡氏銓曰此謂鄉里之中父兄之黨也

吳氏澄曰此謂道路同行長幼之節父事之者王制所謂父之齒隨行也謂正當尊者之背隨其後而行也兄事之者王制所謂兄之齒鴈行也謂斜出其左右而稍向後如飛鴈之行次也肩隨王制所謂朋友不相踰也謂兩肩相並而差退不踰越其肩也

陳氏澔曰此泛言長幼之節

姜氏兆錫曰以倍謂二十以上鄭氏曰人二十曰弱冠有爲人父之道也肩隨並行而差退也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長知兩反）

陳氏櫟曰此敬長之義見於坐席之間者也

魏氏了翁曰羣居之席四人爲節禮席則異

吳氏澄曰居謂坐也上文言行而弟長之禮此言坐而弟長之禮因是推之六人則第三人以下共下席其第一席第二人居上席也七人則第二第三居上席之下半其第一則居上席之上半也

姚氏際恒曰此指鄉里中父兄之黨而言然父事兄

事之文不可泥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父事兄事亦即此意觀肩隨二字可見不然即父兄之黨而以父兄事之不爲兼愛乎肩隨即鴈行此分長十年五年以爲兄事與肩隨禮言之不同也

姜氏兆錫曰此又言事長之禮

方氏苞曰公食大夫禮蒲筵常加萑席尋四人共席必倍尋始可容然則三尺三寸三分有奇者蓋獨坐之席也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徐氏師曾曰居必別室坐必偏席行必近左右立必

倚棖闑皆自卑以尊其親也

姜氏兆錫曰室西南隅爲奧主猶嘗也居必偏坐必隅行必循左右之列立必避棖闑之中皆不敢居尊之意

李氏光坡曰案註疏此四者皆謂與父同宮者也或異居禮則不然

食饗不爲槩 食音嗣

陳氏澔曰食饗如奉親延客及祭祀之類皆是不槩量順親之心而不敢自爲槩量也

胡氏銓曰食饗不爲槩此末傳家事者皐氏槩而不

稅

陸氏奎勳曰概當作慨即當食不歎之意陳氏不爲概量亦踵鄭註之訛漢書季布贊婢妾賤人感概而自殺概同慨

祭祀不爲尸

孔氏穎達曰尸用適而無父者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名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

陳氏澔曰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若主人之子是使

父北面事之子所不安故不爲也

朱氏軾曰居不主奧四句不敢當尊也爲父子同宮者言食饗不爲槩不敢自專也爲未傳家事者言祭祀不爲尸爲父爲主人者言蓋主人北面拜尸人子所不安故不爲也

方氏苞曰父主祭則子不得爲尸也不然祭必有尸安得盡孤子爲之祭統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曰子行則知不用主祭者之子矣其曰父北面而事之謂世父叔父也古者伯叔父統稱父文侯之命義和也祭禮拜獻者惟主人加

爵者惟長兄弟一人衆兄弟不與故爲尸者得避其父

齊氏召南曰按少牢饋食禮筮以某之某爲尸注曰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神也賈疏曰按曲禮曰父在不爲尸然則凡爲人尸者父皆死矣死者當諱其名故云字尸父尊鬼也可爲此文確疏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陳氏澔曰先意承志也

楊氏鼎熙曰聽不於有聲於無聲視不於有形於無

形分明有潛乎默喻志意相通意

姜氏兆錫曰謂先意承志也疏曰常于心想像似見形聞聲將有教使然也

方氏苞曰父母愛子委曲周悉或憫其力之不足或慮其心之不安有意所欲而不忍發於言所不欲而不肯形於色者子不能曲體而微察之則父母隱中有不能自適者矣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訾音紫闇烏紺反

朱氏申曰不服闇不服闇昧之事不登危不登危險

之地恐二者爲親之辱

陳氏祥道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則不苟訾不苟笑不服闇所以全其行不登高不臨深不登危所以全其體

朱氏軾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故不苟訾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故不苟笑不服闇比不苟訾不苟笑進一層言笑人所其見共聞闇則人不知而已獨知此君子所以凜凜于屋漏也不登危比不登高臨深進一層高深有形之危也行險徼倖無形之高深也世途之險嶬嗜慾之陷阱詎僅高深已哉稍失足焉其隕

墜有不可言者矣此孝子所以終于立身也

姜氏兆錫曰登高臨深爲其危也呂氏曰苟訾近于讒苟笑近于諂服闇疏謂行事于暗事也陳註服闇者欺人於所不見登高者行險以徼幸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孔氏穎達曰家事統於尊財關尊者故無私財

林氏光朝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戰國傳習之語不可以爲訓

黃氏震曰記禮者漢人雜取後世豪俠之言人子髮膚以上皆親之有豈敢私

陳氏澔曰親在而以身許人是有忘親之心親在而以財專己是有離親之志

姚氏際恆曰不服闇謂不從事于幽暗之地恐致跌仆或生嫌不登危卽不登高之義曲禮皆雜取古語此兩處語故上有孝子字也凡跌墮毀傷肢體皆辱親事故云懼辱親後儒恐複上登高諸義以不服闇爲不欺人所不見不登危爲不行險以徼幸說人立身行已上去不協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父母卽不存亦可許友以死乎此報仇之說不可訓

朱氏軾曰呂氏以死爲友死最當友以身後之事托

我若義不可辭必請于親而以親命許之鄭下文不有私財意必云死者死且不許他可知矣或曰死與守死善道之死字同謂許之固也今人受托多云可爲則爲不敢豫必此鄭不許以死意解亦通

姜氏兆錫曰戴氏曰髮膚以上皆親之體綠粟以上皆親之物高者輕死卑者重財皆非孝也

張氏虔曰朋友有相死之義非爲友報仇

于氏宏基曰若要離聶政之爲雖父母歿亦不可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呂氏大臨曰當室謂爲父後者所謂不純采者問喪

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亦指爲父後者所謂不純采者雖除喪猶純素也唯當室者行之非當室素不然也

姚氏際恆曰無父曰孤當室嫡子爲父後者此人雖無喪冠衣之純猶不采也若不當室則否蓋父爲長子三年故長子亦異于衆子耳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與此同不言當室畧也郝仲輿謂純爲如字與深衣之交不合不可從且此爲倒字文法猶云不素純采純耳

姜氏兆錫曰當室謂爲父後者冠衣之緣皆謂之純

素凶采吉不忍混也呂氏曰不純采雖除喪猶純素也惟當室者行之　又曰此又言事親之禮

方氏苞曰古者三十而後娶子踰三十而除喪則父母必以耆老終矣雖純采可也故未滿三十則謂之孤

幼子常視毋誑（誑九況反）

陳氏澔曰常示之以不可欺誑所以習其誠

徐氏師曾曰幼子之性本無不誠然習於僞則爲惡易而爲善難常示毋誑然後詐僞不知而眞純可全矣

芮氏城曰當示之以正道而毋爲欺誑所以習其誠也或曰當常視以無欺誑之道亦通
張氏伯行曰示有二義未然而訓導之既形而禁止之正心誠意之學在此
姜氏兆錫曰毋禁辭此以養其心也
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
孔氏穎達曰衣裘恐傷陰氣衣裳不便使令
孫氏惠蔚曰八歲以上服衰則亦裳
姜氏兆錫曰方舊謂猶向也裘之煖非其所宜裳之飾非其所便此以養其體也立必正所向聽不即於

邪此防其外以養其中也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長知兩反奉芳勇反辟匹亦反咡如至反

劉氏彝曰長者從童子背後而俯首與之語則童子如負長者然長者以手挾童子於脅下則如帶劍然

游氏桂曰古之人所謂匹夫匹婦皆有孝弟之行非皆生而知之亦由父兄長者教之使有方也欲其長毋誑欺也則自其幼而常視毋誑矣欲其長而知事長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也則自其幼而使之堪忍勞苦給役使易矣欲其長而視聽之正也則自其幼而

教之正方不傾聽矣欲其長而扶持供養也則自其幼而教之提攜奉手之禮矣欲其長而解事尊者屏氣也則自其幼而教之對長者掩口之禮矣凡此不獨自其幼而教之也父兄長者又以己身而先之焉常視毋誑則先以己之無誑示之也辟咡詔之則先以己之辟咡教之也古之教人者苟欲教人先正其身至於教子則尤其所當謹者也

芮氏城曰提攜提攜幼者之手狀如提也捧以兩手不敢如平敵之一手相攜致其恭也負劍邪倂之狀古人負劍于背將用則邪倂其首及拔之長者倂就

幼者口旁而語之則掩口而對亦恐其氣之觸也鄭謂與之提攜教以扶持長者之法負置幼者于背劍挾幼者于旁似未確
姚氏際恆曰負劍鄭氏謂負爲置之于背劍爲挾之于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按古文用字雖間有奇險然未有稱挾之于旁爲劍者且亦扶挾小兒于脅下而行者胡邦衡引歐陽氏阡表劍汝立于旁爲證不知彼正循鄭之誤解耳且少儀云有問焉則辟咡而對是辟咡者本教童子對問之理令屬長者言是反教長者以語童子之禮矣不可通孔氏曰亦令見

長者所謂而復習之此曲說也且以扶持之嬰兒不知詔之何語欲令其對何語而能遽教其爲掩口之禮乎孔氏又曰童子雖未能掩口而對長者亦教其爲之以爲後法此亦曲說也黃氏謂長者之身或負劒者將詔告幼童不便于屈身俯臨而語之辟咡者偏就近耳而詔之也此本說童子對問之禮郤說長者負劍無謂劉孟治謂長者或從童子背後而俯首與之語則童子如負長者然長者以手挾童子于脇下則如帶劍然長者俯與童子語有負劍之狀非眞負劍也此以童子爲如負長者以長者挾童子爲如

帶劍尤足發哂徐伯魯謂長者負小兒于背如負劍然史記左右謂秦王曰王負劍負劍卽其證也按彼負劍實是劍据此負劍是負小兒烏足爲證愚按曲禮雜取古語負劍辟咡本古語乃是二事謂童子當爲長者負劍猶操几杖之意對長者問當辟咡也記者恐人未解辟咡二字故復釋之曰詔之則掩口而對與少儀有問焉則辟咡而對同

朱氏軾曰孔疏謂小兒恆習效長者長者常示以云云是立必正聽不傾均屬長者謂以身教使兒長者之立聽而習效也與之提攜二段亦重在提攜辟咡

上故纂言將童子不衣裘裳另爲一條以幼子常視四字冒下四段愿意教幼子雖可呼解說猶恐不盡曉豈得專任身教常視云云謂教其言則無誑立則正方聽則不傾提攜則奉手對則掩口也　負劍之義舊註謂負童子于背挾童子於脅劉氏謂長者俯從童子背後如童子負劍亦太泥意負當爲俯劍字有誤負劍辟咡或是低語恐聽不眞故俯首偏向耳旁言之咡耳口之間也

姜氏兆錫曰負劍辟咡皆謂長者詔之之容也辟猶偏也口旁謂之咡負劍狀其身容辟咡指其口容掩

猶障也恐氣觸長者故以手障口也

方氏苞曰偃劍者斜繫於背辟咡詔之則斜俯童子之背形如負劍也

李光烈問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已承筆示云皆指孩提之童說夫曰孩提僅可孩笑提抱者抱在長者心胸間即甚知愛知敬未必就知禮恐長者詔之之時而所謂掩口云云者亦大非不學𦔳能也世駿答曰因上有提攜句故以孩提之童答之不必過泥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于道趨而進正立

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姜氏兆錫曰先生謂師也從則不踰路而言遇則以禮進退皆敬也　又曰呂氏曰先生本父兄之稱有德齒可爲人師者猶父兄也故亦稱先生而學者比于子弟也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上時掌反　鄉去聲）

陳氏澔曰高而有向背者爲丘平而人可陵者爲陵鄉長者所視恐有問則即所見以對也

姚氏際恆曰曲禮皆雜取古語凡其所言先生長者君子皆不必分疏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呼火故反

陸氏德明曰呼號叫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首言教幼學之事而因言事長敬師之禮也

將適舍求毋固

陳氏櫟曰一說將欲退而就舍長者或留之不可固求必退

吳氏澄曰暮而求舍館一宿而已隨所在而安不敢必求適意之所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汎言賓主之禮也舍謂客館也

戴氏曰就館者誠不能無求于主然執而必求則非爲客之義

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

屨紀具反聞音問又如字

陳氏澔曰上堂升主人之堂揚其聲者使內人知之也　又曰三人而所言不聞於外必是密謀故不入

徐氏師曾曰襪下曰舃單下曰屨古者卽席則去屨不以屨踐席

楊氏鼎熙曰言者聲徹曰聞　又曰此必師弟朋友親戚無擯介將命者

姜氏兆錫曰堂謂主人之堂揚者使聞於內也戶亦謂主人之戶也禮賓主體敵皆脫屨戶外鄉飲酒禮賓主皆降脫屨于堂外是也若尊卑不等惟長者一人脫于戶內少儀排闔脫屨于戶內一人而已矣是也今戶外有二人之屨或更室有長者則三人矣而言乃不聞于外恐有密謀故不入也

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弗遂奉上聲扃古螢反闔胡臘反

姚氏舜牧曰戶之開闔皆主人事也方主迎客而其戶或閉必先舉手以開戶客亦隨身與開之既入主

或闔其戶客亦舉手與闔之皆致不敢當主之意但恐猶有後入者則闔之而勿遂耳

姚氏際恆曰跡引熊氏曰少儀云排闔脫屨于戶內者一人而已矣一人之屨在戶內其戶外有二屨則三人也下文云離坐離立毋往參焉則知戶內一人不得參之故知戶外二屨當有二人按戶外二屨亦祇戶內一人耳不必與少儀之文關會此等執禮解禮最爲穿鑿禮言本不同故難執禮解禮其間有切合者引之可也然甚少其餘不合者必强合之則橫生枝節斷乎不可從放此

下文離坐離立謂兩人竝在一處坐立不得相參又別一義非從戶外來本欲入戶

之說也今如其說將戶內二人言聞亦不可入矣不與本文之義戾乎奉扃未詳孔氏謂凡當奉扃之時必兩手鄉心而奉之今入戶雖不奉扃其手若奉之者然甚迂曲陸農師謂小敵之兩手奉戶志扃處此說姑存之

姜氏兆錫曰視下不舉目也門關木曰扃兩手當心如奉扃然也視瞻不回翔者嫌于人之私也開闔皆如前者恐違主之意也遂者闔之盡也闔盡則疑於拒後客矣

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朱子曰衆人共坐一席前爲上後爲下同列先至脫屨堂下既即席而盡後以坐此童子後至則易于匆遽故戒以堂下不可踐人之屨堂上不可踏人之席惟當由己席後之下隅摳衣以升既坐而平心靜氣以爲應對也　又曰此章及將上堂等協韻處皆古人初教小兒語

吳氏澄曰句短而韻長蓋取其誦讀之易而便于童習也

陳氏澔曰摳衣與論語攝齊同趨隅由席角而升坐也

徐氏師曾曰欲便於坐故摳衣欲示其讓故趨隅此即席之儀也既坐定又當謹於應對無往而非敬也

彭氏曰摳衣則連裳提之訓衣爲裳非也

萬氏斯大曰此羣居升席之儀也玉藻云登席不由前句爲去聲躐席是不問禮席羣席升者皆不由前所以然者爲恐躐席也下文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上指席端下指席末禮席升降皆正由上下鄉飲酒禮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賓升降皆自西方是燕禮大射鄉射升降皆然羣席亣既不由前亦不正由上下而由席隅蓋禮

席一席一人羣居則一席四人以長幼爲次升由上
下則踐他人位是爲踖席必從席隅升坐乃爲得禮
故戒之曰毋踖席復著其禮曰摳衣趨隅
姚氏際恒曰踖蹴也即踐意謂不蹴他人之席與不
踐他人之屨係一例語而與玉藻登席不由前爲躐
席義異躐席乃超躐之意即學記學不躐等之躐也
姜氏兆錫曰復下曰舄單下曰屨踐屨謂蹋先脫者
之屨也踖猶躐也玉藻登席不由前爲躐席是也摳
衣猶論語攝齊之義欲便於坐故摳之趨隅謂由席
角而升坐也

任氏啟運曰舊說之舊深者反得謬矣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闑魚列反閾音域

朱子曰跡門中有闑兩旁有棖棖如今衮頭相似闑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門外見人當棖闑之間為君位又曰只是自外入右邊門中乃君出入之所自內出亦右

陳氏澔曰當門之中闑東為右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大夫士由右者以臣從君不敢以賓敵主也

陳氏櫟曰闑之右門之東也

饒氏魯曰大門兩旁之木為棖中間兩扉相合處又

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曰闑東西兩扉君出入則皆由左出以東扉爲左入以西扉爲左若大夫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爲右入以闑東爲右避君出入處也

湯氏道衡曰君出入皆由左大夫避君出入故由右

姚氏際恒曰此本論語立不中門行不履閾爲說由闑右即釋所以不中門之意也下云主人入門而右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君臣之禮也門中橛曰闑其東爲右明堂之左右自內而言此及下章之左右皆自外而言也禮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今以臣從

君不敢以賓敵主故由右也閾門限也

任氏啟運曰門上有楣下有閾旁有棖中有闑闑西爲左賓入由之閾東爲右主人由之凡宮室謂東爲左此以東爲右者盧棖云門以向堂爲正也朱子曰無賓則闑其左君出入皆以右鄭云臣亦由右統於君也饒魯謂君出入皆由左出以東爲左入以西爲左臣出入皆由右出以西爲右入以東爲右謬矣臣雖統於君而出入不敢當棖闑之中稍偏西近闑以避尊也不踐閾以致恪也當時之出入如此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

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

孔氏穎達曰聘禮君使卿歸饔餼于賓賓迎于門外及廟門賓揖俱入是敵禮不重出迎者尊主君之命不敢當也聘禮賓見主國大夫及廟門大夫揖入不出迎者尊聘君之命不敢當也案主尊非賓敵故主入爲席賓即從入主不出迎此卿與大夫賓主本敵而皆不出迎非主自尊正以尊兩君不敢用敵禮也又曰入鋪席竟後更出迎客

陳氏櫟曰肅客而入俯手揖客而入也

姜氏兆錫曰讓於客令客先入也爲猶布也疏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

曰固辭三曰終辭呂氏曰俯手以揖曰肅所謂肅拜也

方氏慤曰客己至門俟拼除而後出迎則比于慢矣故至寢門然後請入爲席客固辭不敢重煩主人出入也主人必先入或人有宜避物有宜徹必入視然後無失禮也主人肅客而入者肅以爲禮而自入爲席也主人請入爲席二句連讀義始可通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

陳氏櫟曰東階在右西階在左客降等則不敢抗禮

就西階而殺禮就主人之階從主人後以登卑統於尊不敢以賓自居也

朱氏軾曰出迎又讓客客固辭乃前道前道者客由左主人由右左右肩隨微差耳後章先登從之亦然

姜氏兆錫曰入右以趨東階入左以趨西階若客爵齒降於主則就主階以尊主故主不敢當而辭也

任氏啟運曰按聘禮公迎賓賓不就東階孔曰以己奉君命不敢苟下人也若以私見彼國之君則入門而右鄭曰以私見則雖敵猶謙若降一等不敢正賓主之禮也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拾音涉上時掌切下同

孔氏穎達曰公食大夫禮公升二等賓升是從之也

燕禮大射禮賓先升者公以宰夫爲主人賓尊也聘禮君使卿歸饔餼於賓館卿升一等賓從升者卿銜主君之命尊也至於賓設禮醴卿賓升一等卿從升者以賓作主人道之也

陳氏澔曰先右先左各順入門之左右也

姚氏際恒曰肅客成十六年左傳云三肅使者杜云肅手至地蓋猶今之俯手拱也拾級拾更也主先登

一級然後客等一級自此主客更迭皆然射者拾發投壺者拾投踊者拾踊皆同此義鄭氏謂讀爲陟非姜氏兆錫曰登謂升階也主先而客繼猶導之升也拾更也一云拾當爲陟也級階級也聚足者後足與前足相合連步者後步與前步相繼先右先左各取相同也　又曰此亦言賓主之禮也前章言適舍上堂入戶之節而不言出入升降之儀者蓋前章爲繼見而此章爲始見與

任氏啟運曰按聘禮公迎賓賓不就東階孔曰以己奉君命不敢苟下人也若以私見彼國之君則公升

二等賓乃升所謂君行一臣行二也升階之法每級必聚足上一等散曰歷階二等散曰栗階三等皆散曰走階若越一等則曰躇階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 薄平博反

孔氏穎達曰爾雅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出廟入廟不以趨爲文若迎賓則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行謂大寢之庭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

姜氏兆錫曰疏曰帷幔薄簾也武足迹也陳氏曰文

者上之道武者下之道故足在體下曰武冠下亦曰武接連布舒也翔張拱也帷薄之外不趨不必趨也執玉不趨不敢趨也堂上下不趨室中不翔不可趨不可翔也朱子曰帷薄之外無人無庸趨以示敬堂上地迫室中地尤迫故不趨不翔也

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陳氏澔曰橫肱則妨並坐者不跪不立皆爲不便於受者

徐氏師曾曰立與坐皆謂尊者不立謂跪也

姚氏舜牧曰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則在受者又可知

姚氏際恒曰解禮不可執禮如此云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接武者足相接也布武者布散其武不相接也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則彼接武者是每移足半躡之繼武者是足相接即此處之接武也中武者是跡閒容足即此處之布武也蓋作者非一人又武名此處二彼處三所以不同不得比合而言也鄭氏于此處接武解爲每移足半躡之以合于玉藻之接武于此處布武解爲每移足各自成迹不半相躡以合于玉藻之繼武不知此處但言凡人行堂上堂下之禮非指君與尸及大夫行之禮凡人

行堂上既非君與尸若每移足半躡之不亦緩乎堂上不趨則堂下宜趨可知若僅以足相接尤非所宜而于布字義亦不協至于玉藻之中武又當施之何所乎所謂不可執禮解禮者如此類是矣

姜氏兆錫曰不横肱恐妨於並坐不跪不立恐妨於相受又曰此章通言凡趨翔跪立之禮也

續禮記集說卷二

浙江書局刊

吳錫庚校

鄒在寅校

嚴曾鑑校